

前不久,我收到了一个包裹,里面有八百张手工明信片,并附有一封短信:李老师:您好!我的病已得到有效控制,谢谢全校师生为我捐款。我没有什么报答大家,用这些手工明信片来表达我一番谢意吧!请您帮我分发给老师和同学,好吗?——欧阳盛名。

欧阳盛名是我班学生,身体弱不禁风,平常不苟言笑,沉默寡言。一次上班会课,我正在布置班级任务,坐在教室角落的欧阳盛名,突然大叫一声,昏倒在地,四肢抽搐,两眼上视,口吐涎沫,吓了我和学生一跳。我正要向校医打电话,欧阳盛名苏醒了,自己坐起来,跟没事一样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,他说他从小就有癫痫病。我教他快一个月了,总是见他坐在教室的角落里,不声不响,很少见到他去操场活动。原来这么回事。

真情快递

八百张手工明信片

西遇尘

了解情况后,我翻阅了一些有关癫痫病的资料。资料说,癫痫病不能受刺激,不能生气,也不能做剧烈运动。癫痫病虽然不能治愈,但还是可以控制的。我建议欧阳盛名趁年纪不大,抓紧治疗。欧阳盛名只是微微地笑笑。开家长会,我见到了欧阳盛名的家长。我又谈起了孩子的癫痫病。家长无可奈何地说:“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,没有办法啊!”家长说,他有三个孩子,欧阳盛名是老二。上面两个哥哥都上大学,这么回事。

每年光学费就需要开销一万多。他主要靠打工挣钱,没有余钱给欧阳盛名治病啊。欧阳盛名的病,也是家长的一块心病。

我沉默了,没有钱,孩子有病,家长能怎么样呢?可欧阳盛名的病间接性爆发,我很担心,找了校长。

校长沉吟半晌,跟我商量:“李老师,要不这样,您看行不?发动全校师生捐款,让这位同学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”我说,是个好主意。征得了

欧阳盛名和家长的同意,学校团委发出了捐款倡议。

一个星期,全校师生八百人竟捐了一万多元,足够欧阳盛名去大医院检查的费用了。欧阳盛名离开学校时,恋恋不舍的。

在医院,医生建议他住院,观察一段时间。住院期间,欧阳盛名想对他捐款的同学和老师表达谢意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给全校师生每人制作一张手工明信片。他叫家长买了一些白纸和彩笔,画啊写啊的,整整制作了二十来天,才全部完成。

学校师生八百人收到欧阳盛名的手工明信片,有的久久摩挲那小小的纸片,有的久久凝视着上面的图画,有的细心地品读上面的感谢语……无一例外,眼眶都湿湿的。

域外见闻

会交际的美国人

张建英

旅美期间,因工作需要,我常和同事一起参加各类宴会。类似国内自助餐的形式,一入会场,美国人就会人手一杯,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,而我则常常只是端着一杯红酒,默默地站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,落落寡欢。

一开始,我以为自己刚到美国,不能一下子适应这种公开、开放的环境。慢慢地,一连参加了几次宴会,我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很好地融入会场活跃的气氛中。每每看到一群素昧平生的美国人,一见面就能口若悬河,聊得甚欢,我很惊讶,美国人会有那么好的交际能力。

渐渐地,我开始将这个问题归咎于自己的语文水平,口才不好,不能像他们那样畅所欲言。可是,我发现自己一离开宴会,进入工作角色,再和同事聊天、讨论,我一样能侃侃而谈,英语听力写能力更不在话下。那么,为什么我在宴会上就不能和别人畅谈呢?

我很奇怪,宴会上,许多美国人聚在一起,不是叙旧(因为他们大多认识,毫无旧可叙),也不是讨论什么国家大事,而是在随意地聊天,篮球明星、八卦新闻……天马行空,天南海北,互相嬉笑着,不知不觉,俨然成了熟人。

我除了工作,涉猎不广,我想自己不善交际,可能就是在这个缘故吧!

直到后来,一位同事打趣问,我是不是得了交际恐惧症,每次出席宴会,怎么总一个人坐在角落独饮?我尴尬笑着,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一切。同事听过,哈哈大笑:“美国人之所以善于交际,是因为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,让他们无法容忍一堆人在一起不交流。”

我很好奇地问,刚才在门口,干嘛站那么长时间才开门啊?同事笑笑,习惯了。我追问原因。同事给我们的杯里加了水,淡淡地说:每次从外面回家,都很累,有时候心里也很烦,恨不得一脚踢开门,倒在床上。有一次,我在单位憋了一肚子气回家,随手甩上了门,一个人窝在卧室里。外面一片寂静。等我丈夫进了屋,走出卧室,看见妻子和儿子,呆呆地坐在餐桌前。见我出来了,两个人都愣愣地看着我。我突然明白,我刚才进门的动作,一定吓坏了他们母子俩,虽然我的怒气,与他们毫无关系。

了解了美国人的社交规则,之后再去参加宴会,我发现自己也能如鱼得水了。

自从家里买了车,我的自信心那是一路飙升。人靓车也靓,心情能不好吗?每天开车去上班,我都穿着高跟凉鞋,漂亮啊!可是有一天,倒霉的我,鞋跟卡到制动踏板的夹缝里了,怎么拔也拔不出来。眼看我的车就要跟路边的铁杆“亲吻”,情急之下,我猛一抬脚,鞋跟出来了,这才没出事。经过这一次惊吓,爱美的我,最终放弃了漂亮的高跟凉鞋,改穿朴实的平底鞋了。

为了营造温馨氛围,我在车里挂了不少小玩意儿。可爱的卡通狗,布老虎,珊瑚链,胖嘟嘟的小猪等。车一开,这些东西左摇右晃,挺有情调的。可是,挂得太多了,就遮挡视线。一个雾天,大清早赶着上班,能见度本来就很低,加上眼前一排小玩意儿摇曳晃晃的,我差点跟对过来的一辆车相撞。从那以后,可爱的小挂件就跟我爱车再见,因为我深深地明白,安全第一,生命是最珍贵的。

坐在车上,我不爱系安全带。漂亮的时候多美啊,系上安全带,那太煞风景。结果有一次,新手的我,碰上同样的新手的一个人,差点出事。那人明显新手,可能刚开上车,一路跟醉汉似的,车左拐一下右

转一下,扭着八字步向前走。眼看两车相撞,我急踩刹车。惯性让我全身前倾,脑袋要撞上挡风玻璃了,想起安全带,立刻扭过来系到身上,总算没出事。经此事后,每次开车,我都会先系好安全带。不怕一万,只

怕万一。

我是一个讲究生活细节的靓女。我的车绝对是一尘不染,车厢里音乐低回,柠檬香悄然弥漫。我喜欢戴一副雪白的尼龙手套。手把方向盘,心情真好。没想到有一

次出去玩,山高路陡不说,急转弯需要大幅度控制方向盘,我连打几把,竟然都滑手了。车里坐着我的朋友,如果朋友出事,我是连死的心都会有了。当时急得我汗都下来了。情急之下,顾不得斯文,也不再装什么淑女样了,三下两下摘下尼龙手套,两只手牢牢把住方向盘,稳稳地转了弯,我的心才放下。从那以后,漂亮的尼龙手套,我也跟她“拜拜”了。

人靓车也靓,车一开,就吸引眼球。车开到停车场,还没停稳,就有人过来跟我套近乎。这种事多了,我就长了个心眼儿。再遇到这种事,哪怕来人是十全十美的帅哥,我也具备超强的免疫力。当帅哥微笑着跟我搭讪时,我就拿出自己一家三口的全家照给他看,说,行,请我吃饭吧?我打个电话,把我老公和儿子也叫上。这一招屡试屡灵,再帅的帅哥也因此知难而退,对我说,祝你全家幸福。

我也没想到,因为这件事,老公对我更加爱恋了。说,没想到有了车,我才更看出你的爱。这下好了,因为有了车,我的婚姻幸福指数一下子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呢,真爽!

菜。细碎的流光倾泻到我的文字上来,微暖的风摇响细密的梧桐叶,将手稿一页页翻起。

我忽然觉得,眼前开阔了许多。至少,再没了模糊或是疼痛之感。我有些明白了,她种这棵树的真正用意。她知道,我热爱这些可以用欢鸣来吵醒我的小动物,所以,有它们的出现,我势必会经常仰头,起身,探头观望。而这棵茂密的大树,又能在给予清新空气的同时,为我遮住刺眼的阳光。

窗外,一个微微有些发胖的女人正在给鸟儿喂食。她的动作是那么舒缓、娴熟,和我在文中描写的善良女子一般模样。

黄昏斜阳里,我出门握住了她那粗糙的手,告诉她,我给这棵树取了一个名字。她诧异地看着我,问是什么名字。我含泪笑道,爱情树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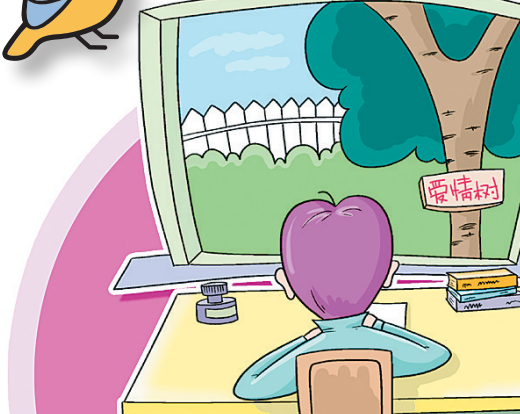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万家灯火

爱情树

李兴海



清晨,我习惯趴在窗前安静地写作。多年来,骤风暴雨都未曾把它打断过。

兴起之时,我时常会忘了时间流逝,日光返转。静默地伏在在渐渐渐强的阳光中,用一支陈旧的钢笔书写我心中的故事。

完毕,抬头之时,总觉得后背酸痛难忍,视线一片模糊。

结婚后,妻子大抵不知我有这个习惯。总会在吃饭时前来叫我,说吃完后再接着写。为此,跟她吵过很多次。我郑重地告诉她,写作时是最忌旁人扰乱的。

她本就是寡言之人,遇此景状,更不敢说话了。后来,她再没叫过我。一个人轻轻地盛饭,端至屋内,搁置在桌前,便跟手跟脚地出去了。

一日清晨,我如往常一样趴在窗前写作,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掠过我的眼前。我起身细看,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陡然飞到书桌上来,让我惊喜。开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徘徊在外,以给树浇水的名义悄悄地观望,默默地等待我收笔起身。

记不清是何日,我又写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收笔抬头时才看到桌旁那碗早已凉透的饭

才发现是她。她不知托谁找来一棵颇为壮实的树苗,叮叮当地在窗前的空地上摆弄了一早上,她说要把这棵树种在这儿,要不,荒芜了这块好地。

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穿前越后,汗湿衣衫。我实在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把她安置与我在一起,并成为一家人。要知道,她的笃定,她的不善言辞,都不适合找一个类似于我这样以文为生之人。

往后的晨曦中,窗台两旁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开始有不知名的鸟儿